

舊唐書

三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上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許淹李善孫羅附

歐陽詢

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

張後胤

盖文達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叔牙

子儒附

敬播

劉伯莊

秦景通

羅道琮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

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
 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
 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
 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
 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孫太學
 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
 以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五十員上縣學並
 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
 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
 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
 疇攸叙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尤明典
 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善八百豐功茂德冠
 于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粵若宣父天
 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內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

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群生守祀不修明
褒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今有司於國
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且以名聞詳考
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
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
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及
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士今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
論經義商畧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弘文館
學士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爲
先聖廟顏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今祭酒博
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士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
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
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

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
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
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
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
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
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
經正義今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能安生沈重陳
太沈文何用弘正張譏隋何安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
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
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
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伏虔
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
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
儒道如此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

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恡官爵取悅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擾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齊卽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頃時隳廢矣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卽位数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爲儒學篇

徐文遠洛州偃師人陳司空孝嗣玄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荅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

誦得之至於奧蹟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
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
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爲漢王諒講孝經禮記
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
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
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
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已意傳
而且辨聽者忘倦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飢饉文遠出城
樵採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
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條焉已久今將
軍屬風雲之際爲義衆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
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
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迫
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異竭庸虛

臣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內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寃恥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感遂乃蹙墜家聲行迷未達而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頻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權兵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荅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旣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畧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荅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爲國子博士因出樵採爲羅士信獲之送于京師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二卷義疏

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大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叅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使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臯杜絕人事王世充平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

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
東西臺三品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楊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所難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楊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四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於代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頡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黨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

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給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經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起復後而能哀感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司禮卿判納言事爲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爲不可遂忤諸武意爲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

唐書卷三十九
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遣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國使必勿籍其束修爲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爲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爲學士子奢風流蘊籍頗滑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爲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爲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爲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

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
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
承乾見之間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
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兇險無賴是信是使
以爲心腹誅害忠良踈忌骨肉窮極奢靡剥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
人莫爲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
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爲心如其貪恠無厭驕虐是務雖復
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
徒佛經所說是爲人君父當須仁慈爲人臣子當盡孝仁慈孝則福
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爲憂慮及承乾
廢黜勅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士衡既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
擅名於時者唯賈公彥爲最焉

賈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
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

唐傳三百六
於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爲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徵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爲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賜並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塋昭陵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叅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謂水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受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爲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爲「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雨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

爲政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秘書少